

茶香与 美味的记忆

郑培凯
著



茶香与 美味的记忆

郑培凯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香与美味的记忆 / 郑培凯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3.12
ISBN 978-7-5534-1527-7

I. ①茶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饮食—文化—中国
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0483号

中文简体字版 ©2013年, 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。

本书经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同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07-2012-3972

CHAXIANG YU MEIWEI DE JIYI

茶香与美味的记忆

郑培凯 著

出版策划: 孙 昶

项目统筹: 赵晓星

责任编辑: 赵晓星 程 雯

内文设计: 长春创意广告图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/yiwen)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)
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(<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>)

电 话: 总编办0431-85656961 营销部0431-85671728

印 刷: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4-1527-7

定 价: 2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人间相学事春茶

——茶饮历史回顾（代序）

郑培凯

一

北宋的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咏茶的诗，《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》是与欧阳修唱和饮茶之乐的，其中有两句：“自从陆羽生人间，人间相学事春茶。”诗句似乎是说，唐代的陆羽在饮茶方面有盘古开辟之功，在他出世之后，人间才懂得饮茶。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，因为茶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，远早于陆羽生活的唐代。但是，这两句诗也点出了茶饮历史的重大关键，是以诗人想象夸张的笔法，指出陆羽在饮茶历史上的划时代贡献与影响。

在人类文明进程中，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，也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明确指标。吊诡（奇怪）的是，因为最基本，是人人生活必需，也是须臾不离的日常所见，古代文献就不去详为记述。如有详细记载，总是与信仰、祭祀、社会等级之类的上层建筑思维有关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”说的是礼制之肇始，与生活最基本的饮食相关。我们同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，饮食见诸上古文献，详为形诸文字，

还是靠礼仪规矩，成了生活秩序必须遵循的具体材料。同在《礼记·礼运》中，还有这样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说的是，“大欲”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，照现代人的逻辑，应该是大书特书，仔细列明饮食的种类、材料获取的方法、整治烹调之道、与健康养生的关系等，应当写出类似当今流行的“饮食手册”、“饮食谱”，以及“性爱手册”、“性的欢愉”或“生育之道”之类。然而不然，古代文献直接记载饮食男女，以之作为人类物质生活主旨的书册不多，即使偶有著述，也完全不入古代读书人的法眼。

这种对待最基本物质文明的鄙薄态度，以之为“小道”，以为无关乎国计民生，贯穿了整个历史传统，中外皆然。翻检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就会发现，在“子部”先列了思想学派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之后，有“谱录”一类，“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”，“门目既繁，检寻颇病于琐碎”，即是收录了一些乌七八糟不入流的知识材料。再仔细看看，此类杂书有博古金石、文房四宝、钱币、香谱，之下还有“附录”，即是在知识谱系上更低一等的“另册”。另册之中，才列了陆羽《茶经》、蔡襄《茶录》、黄儒《品茶要录》、熊蕃《宣和北苑贡茶录附北苑别录》、宋子安《东溪试茶录》、陆廷灿《续茶经》、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等茶书。在“谱录类存目”，也就是更不入法眼，只存目不收书的项下，列了一批次级的茶书：陆树声《茶寮记》、何彬然《茶约》、玉茗堂汤显祖《别本茶经》、夏树芳《茶董》、屠本峻《茗笈》、万邦宁《茗史》、

许次纾《茶疏》、刘源长《茶史》、徐献忠《水品》、田艺衡《煮泉小品》、逸名《汤品》等。

由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分类，可见得古代士大夫对茶书的态度，在知识谱系中列入无关宏旨的杂碎堆中，纪昀在“农家类”前叙就已明确说道：“茶事一类，与农家稍近，然龙团、凤饼之制，银匙玉碗之华，终非耕织者所事。今亦别人谱录类，明不以末先本也。”这里特别批评了上层阶级饮茶的奢华与精致，与大多数农耕织作的老百姓无关，因此，不能归入以农为本业的“农家类”。这样的批评表面上有道理，实际上却忽略了两个事实：一、大多数茶书都记述种植、采造、储存及饮用的方法，与人民生活日用有极大的关系；二、即使有些茶书对饮茶的讲究达到奢华成癖的地步，如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，其讲究的细致过程也是一种品味艺术的发展与提升，是人类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经验，不必搬出“以末先本”这样的大帽子。

说到底，真正的关键在于，传统中国士大夫在知识分类上，并不认为民生日用最基本的“饮食男女”应该作为人类文明知识的重要环节。饮食既为小道，饮食的基本知识就不是古人认知体系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项目。然而，文明日进，物质文明的发展却有实在的一面，不但能够满足上层阶级的口腹之欲，还能提供涉及精神层次与艺术品味的享受。茶书在中国的出现，就反映了士大夫思维两面性的矛盾：一方面贬低茶饮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，然而又不能不承认“出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”是生活必需，只是在内心深处不断自我洗脑，复诵着

生活必需为小道，不能与诗书礼乐相提并论。另一方面却由于生活优裕，得以享受物质文明最精华的产品，喝到芬芳清爽的雀舌紫笋，甚至是灵岩仙崖所产的玉液琼浆，便踵事增华，写出一些令人欣羡的诗文，丰富了人类饮食品味的范域，更提升了人们在品味享受过程中的艺术体会。

陆羽《茶经》的出现，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件头等大事，因为它肯定了茶饮生活的知识性地位，把日常生活中的“饮茶”作为一门知识领域来探索。从茶饮历史的整体发展来观察，陆羽《茶经》的出现，不但总结了古代饮茶的经验，归纳了茶事的特质，也奠定了茶道的规矩。受陆羽《茶经》的影响，后世茶人遵循陆羽设定的品茶脉络，对饮茶之道进行审美的品评与探索，饮茶成了一门学问，也成了体会生活、品味提升的修养法门。因此，唐代以后的饮茶风尚，与上古饮茶解渴的实用性质完全不同，涉及了精神文化的层面。

要了解中国茶饮的历史，以陆羽为代表的唐代饮茶作为分水岭，分为草昧羹饮的前期与精制品茗的后期，虽然稍嫌简略，却是提纲挈领、明晰恰确的说法。以下的讨论，就按照这个简略的历史分期，先论唐代以前茶饮的起源及成为社会习俗的发展过程，再论唐代以后饮茶风尚的变化及品茗艺术在不同时代的侧重。叙及元明清时期，由于历史数据比较丰富，还可以探讨不同地域及不同社会阶层的饮茶习俗的差异。

二

谈到上古时期的饮茶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饮茶起源于何时？

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因为资料不足，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。古代文献记载饮茶，已是很晚的事，不能反映最初起源的情况。再如《茶经》中说的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。”则叙说的是传说神话人物，完全不能确定其具体历史时期。至于考古发掘的资料，目前累积的也不够多，还不能提供超乎古文献数据的情况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，根据古文献提供的材料指出，“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，始有茗饮之事。”也就是说，至少在战国中期，今天的四川一带已经有饮茶的习俗了。

茶饮首先出现在四川一带，若配合植物分类学与考古发掘的研究，是十分合理的情况，同时也为《茶经》一开头说的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”作了最好的脚注。植物学家一般认为，茶树的原产地是在中国西南与印度东北地区，有人则推测最初的人工采植或栽培，可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巴蜀地带。

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发掘，在一号墓及三号墓的随葬品中，发现“槁（檟）一筍”和“槁筍”的竹筒与木牌。槁是“檟”的古体，也即是茶的别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则记载“荼陵”（今湖南茶陵）地名，在西汉时就已出现，反映了茶树栽植已经发展到荆楚一带，逐渐移向长江中下游地区。

汉代的种茶地区虽已拓展到荆楚一带，四川仍是主要的产

区。王褒《僮约》里说的“武都（阳）买茶”，明显透露出茶叶作为商品，是以四川为集散中心的。至于汉人饮茶的方式，文献无征，大概还是比较原始的煮汤办法，也有可能放进盐或姜同煮，作为药汤饮用。

到了三国两晋时期，种茶的地区显著扩大，江南和浙江一带都已经种茶。饮茶的人也明显增多，不再限于少数的贵族之家，而变成江南士大夫日常待客之物了。根据《广雅》所记，“荆巴间采茶作饼，成以米膏出之。”则说明了压榨茶叶成饼，以米膏做黏合剂的制茶法已经被使用。饮用之时只需研磨茶屑，再以沸水冲泡或煎煮即可。

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时期，关于饮茶的资料，流传到今天的很少。但文人在诗赋中逐渐提到饮茶的逸事，使我们知道，上层社会不但以茶待客，也用茶饮作为祭祀的品类。北方民族虽然习惯上不饮茶，但北朝宫廷却备有茶叶招待南方来的使节与降臣。至于长江中下游，属于南朝的地区，茶饮的习惯已经相当普遍，烹茶时用水、择器，也都开始讲究起来。

大体而言，唐代以前，北方不太饮茶，南方的饮茶习惯则从四川，沿着长江，逐渐发展到荆楚吴越一带。饮茶的方式，则大都如皮日休所说：“必浑而烹之，与夫淪蔬而啜者无异。”是把茶叶放进水里煮，喝的茶汤与喝蔬菜汤是同样的处理方式，是比较原始粗糙的。

三

假如我们把先秦到唐代以前的饮茶历史归为上古期，也可戏称这段漫长的时期为茶饮历史的“史前史”。一方面是因为史料不足，难以深究；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段时期的饮茶经验，大体上还停留在“喝菜汤”式的实用阶段，尚未进入精神境界提升的领域。

到了唐代，情况大为改观。茶叶种植区域的广泛拓展，反映了饮茶风气的兴盛，不只是遍及大江南北，而是已经从华北关中地区扩展到塞外了。唐代政府开始正式建立茶政，征收茶税，乃至茶叶贸易成了中晚唐时期经济贸易的重要一环。这种普遍饮茶的情况，更由于陆羽《茶经》一书的出现，总结了前人饮茶经验的累积，罗列了相关的植茶、制茶、烹茶的知识，使得茶饮的内容大为丰富，而出现了饮茶之道，开拓了茶饮生活的精神境界领域。

饮茶风气在唐代中期大盛的现象，学者曾提出各种解释。一说是当时经济发达，交通畅便，促使茶业兴起，贸易各地；一说是禅教大兴，寺庙提倡饮茶，更由之普及到民间；一说是陆羽著《茶经》，综述了饮茶知识，提高了茶饮的品味。其实，这些说法都对；但仅标举其一，不及其余，则未免太偏颇其辞。饮茶风气在唐代流行，绝对不是单一原因造成，而有着更深厚长期的经验累积之背景，也就是茶饮的上古期间，人们逐渐由

“喝菜汤”进入烹煎品饮的过程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，则由战乱纷仍的魏晋南北朝进入安定繁荣的唐朝，使得茶饮经验的累积得以飞跃，展现为一代的文化风尚。从这种宏观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，禅教大兴虽是唐代的特殊历史现象，却能配合茶饮的发展与普及，反映出唐代追求精神超升的时代风气，也赋予茶饮风习一种精神超越的性格。

唐代封演所著《封氏闻见记》（约八世纪末）卷六，讲的就是唐中叶饮茶风尚的普遍情况：

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，大兴禅教。学禅，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城市，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。楚人陆鸿渐为茶论，说茶之功效，并煎茶炙茶之法，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统笼（应作笼统）贮之。远近倾慕，好事者家藏一副。……于是茶道大行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……古人亦饮茶耳，但不如今人溺之甚，穷日尽夜，殆成风俗。始自中地，流于塞外。往年回鹘入朝，大驱名马，市茶而归，亦足怪焉。

这段文献资料，反映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，说明了茶饮风习，如何从简单的“喝菜汤”转变成繁复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：

1. 喝茶本来是南方人的习惯，北方人以前不太喝。
2. 禅教大兴，为了提神不寐，饮茶成了寺院的生活习惯，又转而影响民间。
3. 从华北到关中，到处都开了茶铺，有钱就可以买到茶喝。
4. 茶叶多自江淮而来，成了贸易大宗。
5. 陆羽写《茶经》，并提倡了喝茶品味的方式，创新了饮茶的规矩，茶道大行。
6. 茶饮由中土流到塞外，产生了茶马贸易。

唐代有许多文献数据，都记载了当时茶叶种植精益求精的情况，有的地区以贵精的质量取胜，有的地区则强调数量的多产多销。如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就说到当时名贵的茶叶精品：

“剑南有蒙顶石花，或小方，或散芽，号为第一。湖州有顾渚之紫笋。东川有神泉小团、昌明兽目。……寿州有霍山之黄牙。蕲州有蕲门团黄。……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。”同书还提到，对名贵茶种的重视，不仅是中土的风尚，连西藏都受到影响。当唐朝使节到了西藏，蕃王赞普就向他展示各类名茶：“此寿州者，此舒州者，此顾渚者，此蕲门者，此昌明者，此邕湖者。”

这里特别指出“浮梁之商货不在焉”，是很有趣的现象。因为浮梁茶叶贸易在当时是商业大宗，但却是以量取胜的“商货”，不是蒙山、顾渚之类的精品；是给一般大众的商品茶，而非宫廷贵族所享用的贡品茶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一诗中有句：“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。前月浮梁买茶去，去来

江口守空船。”其中说的满脑子生意经的商人，经营的就是浮梁茶叶贸易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（公元八一三年成书），浮梁县设置于武德五年，名新平，后废，开元四年再置，改名新昌，天宝元年改名浮梁，“每岁出茶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余万贯。”

由此可以看出，唐代的茶叶种植与饮茶的风尚，已经循着两条相辅相成的脉络，有了长足的发展：一方面是作为商品经济的货品茶，普及到了广大民众，确立了茶业的社会经济基础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二载李珣上疏说：“茶为食物，无异米盐，于人所资，远近所俗。既祛竭乏，难舍斯须。田闾之间，嗜好尤切。”浮梁一类的商品茶，就是提供给一般百姓日用，不可一日所无的。另方面则出现了茶中的珍品及饮茶的品赏艺术，这当然仅限于少数上层阶级，也是文人雅士提高生活情趣所进行的非实用活动。陆羽《茶经》的撰著，便为这种品茗的休闲艺术活动提供了最宝贵的文献资源，也从此建立了品茶艺术的传统。封演所说的“茶道大行”，主要还是指的这一面。

四

陆羽《茶经》成书在公元七五八年前后，是饮茶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，全书七千多字，总结了古代有关茶事的知识，并对饮茶的方法提出了品评鉴别之道。书分三卷十节，分门别类，展现了他的茶学知识。

上卷共三节，分为一之源，谈茶的性质、名称与形状；二

之具，罗列采造的工具；三之造，说明种植与采制的方法，并及辨识精粗之道。

中卷只有一节，四之器，详列了烹茶饮茶的器具，从风炉一直讲到都篮。这节篇幅甚多，表面上是一一列举烹煮的器具，实质上则是制定了饮茶的规矩及品赏鉴别的审美标准。—《封氏闻见记》特别指出陆羽“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笼统贮之”，说的就是饮茶规矩的建立。所谓“茶道大行，王公朝上，无不饮者”，也就显示了陆羽创制的茶道仪式，在上层社会已经成为礼节，人人遵守了。因此，《茶经》花费如此篇幅，详列茶具及其使用之法，便不仅是单纯技术性地叙述器具的用途，而是通过器具的规划，建构了饮茶的特殊氛围，规定使用器具的仪式，提供心灵超升的场域。也可以说，陆羽是创建茶道的祖师；一切后世茶道的根本精神，莫不源自陆羽所设立的茶饮礼仪。且举陆羽对“碗”的说明来看：

碗，越州上，鼎州次，婺州次。岳州次（明郑燮校本作上），寿州、洪州次。或者以邢（邢）州处越州上，殊为不然。若邢瓷类银，越瓷类玉，邢不如越一也。若邢瓷类雪，则越瓷类冰，邢不如越二也。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绿，邢不如越三也。……越州瓷、岳瓷皆青，青则益茶，茶作白红之色。邢州瓷白，茶色红。寿州瓷黄，茶色紫。洪州瓷褐，茶色黑。悉不宜茶。

这一段叙述茶碗的择用，分别不同瓷类的等第，不是以瓷器本身的质地为选择的标准，而是着眼于瓷器的质感与色调，如何配合茶汤所呈现的色度，让饮茶者得到色泽美感。严格来说，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质量是不相干的，然而，饮茶作为美感体会的艺术，茶碗的形制与色调，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，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，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。因此，陆羽以青瓷系统的越州瓷高于白瓷系统的邢州瓷，是有茶道整体艺术感受作为品评标准的。

以青瓷系统的越州窑碗为品赏茶道的上品，也与唐代茶叶珍品所出的茶汤相关，因为唐代所尚的烹茶方式是碾末烹煮，汤呈“白红”（即是淡红）之色，盛在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中，相映而成高雅之趣。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，却未免稍嫌轻浮了。历史文献中盛称的皇帝专用“秘色瓷”，因一九八七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唐僖宗的供奉茶具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，就是质朴大方、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，也就是陆羽标为上品的茶具。

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整套茶具，可以作为《茶经》叙述茶具的实物证据，其中包括了金银丝结条笼子、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、镏金银龟盒、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、镏金人物画银坛子、镏金伎乐纹调达子、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、系链银火箸、镏金飞鸿纹银匙、镏金壶门座茶碾子、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、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及茶托等等，美不胜收。由这些实物证据，可以看到《茶经》撰述一个世纪之后，唐代皇

室喝茶的器具是多么讲究与奢侈，同时也可以推想，其礼仪必然毫不轻忽，或许还有繁文缛节之倾向。

《茶经》下卷共六节：五之煮，论炙茶、用水、煮茶之法；六之饮，讲喝茶的精粗之道；七之事，列述古代饮料的记载；八之出，列举全国各地的茶产；九之略，说田野之间喝茶，繁复的茶具可以省略；十之图，则主张图绘《茶经》所言诸事。

相对于卷中而言，《茶经》卷下六节，论列的事体纷杂，头绪繁多，难免显得材料叙述不清。从饮茶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《茶经》卷下则有几项重要的提示：

（一）择水的重要。陆羽指出，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对山水也做了清楚的分别，是要“拣乳泉、石池慢流者上”，不要瀑涌湍漱的水，也不要山谷中积浸不泄的水。江水则取离人远者，井水则取汲多者。这也就是后世饮茶不断强调的“活水”观念。

（二）火候的重要。陆羽特别指出煮水烹茶，要注意辨别汤水沸腾的情况，要控制沸水的势头。进一步就是控制火势与温度，如温庭筠在《采茶录》引李约的解说：“茶须缓火炙、活火煎。活火，谓炭之有焰者，当使汤无妄沸，庶可养茶。”这里提出的是“活火”的观念。后来，苏东坡在《汲江煎茶》一诗中，就结合以上两个重要的烹茶守则，写出了“活水还须活火烹”的名句。

（三）本色的重要。茶有其真香，加料加味都非必要，然而世上的习俗却不肯改易，使得陆羽愤慨说出：“或用葱、姜、

枣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之等，煮之百沸。或扬令滑，或煮去沫，斯沟渠间弃水耳。”这个“茶有真香”的观念，到了宋代的蔡襄，则提得更为明确；宋徽宗赵佶在《大观茶论》中，也明白指出“茶有真香，非龙麝可拟”。但历代饮茶习俗，加果加香的传统延绵不绝，造成饮茶史上雅俗并进的有趣的现象。

（四）俭约的重要。陆羽说：“茶性俭，不宜广”，是要人不可牛饮，同时要从体会茶味精华之中，了解艺术的高雅，不是以量取胜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《贾宝玉品茶栊翠庵》中，写妙玉在栊翠庵亲手泡茶待客，俏皮地说：“一杯是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驴饮了。”就很能生动解说陆羽关于饮茶“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的看法。

陆羽在饮茶之道上的重大影响，唐代时就传说得神乎其神，以至在民间奉若茶神。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（公元八二五年前后）就述说了—个陆羽饮茶辨水的故事：李季卿任湖州刺史时，道经扬州，刚好遇到了陆羽，高兴万分。不禁向陆羽说，你精于茶道，天下闻名，现在又刚好在扬州，邻近天下名泉扬子江心南零水（即中冷泉水）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便派了一个可靠的军士，驾舟执瓶，到扬子江心去取南零水。陆羽则安排好茶具，准备烹茶。不一会儿，水取到了，陆羽用勺扬起水来，说：“是扬子江水没错，却非南零水，好像是靠近岸边的水。”派去的军士说：“我驾舟深入江心，看到我取水的人至少上百，怎会骗你呢？”陆羽便不再言语，既而把水倒进盆里，倒了一半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又拿勺去扬水，然后说：“从这里